在上海书展邂逅文艺名家

新晋茅奖得主携《雪山大地》亮相，外地读者“追”到上海书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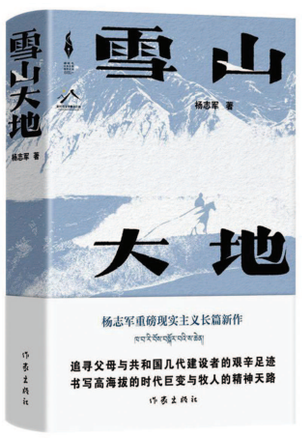
杨志军：用写作感恩脚下大地

■本报记者 许旸

“吉祥如意！”热火朝天的2023上海书展，昨天迎来了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杨志军，获奖长篇《雪山大地》分享活动结束后的签售环节，他给读者题签最多的祝福语正是这四个字。发给记者的微信第一条招呼语则是“扎西德勒”表情包，他虽已定居青岛，但青藏高原的印记早就植根于这位作家的生命中。

长长的签售队伍里，有读者专门从福州赶来上海书展追“文学偶像”，一脸自豪——“从最早的《藏獒》就开始看起，《伏藏》《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部部不落。关注多年后，前不久听到杨老师以最高票数获茅盾文学奖的喜讯，我真是特别高兴！”

同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与“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小说《雪山大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徐徐展开苍茫雪山大地上的时代画卷。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志军的话语里始终透着对过往生活丰厚馈赠的感恩：“父辈已逝，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渐渐老去。我在草原见证了父母以及将整个人生都托付给青藏高原的人们的故事，有义务记录下来，将感恩之情讲给脚下这片土地听。”



《雪山大地》书影。（出版方供图）

扎西德勒

“爱与太阳跟踪而来，向他说一声扎西德勒。”

“把暴风雪渗入生命赤裸的肌体，把扎西德勒留在爱你的光亮里。”

——翻开《雪山大地》，从第一章“野马雪山”到第十七章“雪白”，每个章节的开头诗句里，都内嵌着“扎西德勒”。这四个字几乎成了杨志军骨子里爱的信仰，他不知疲倦地穷尽各种表达形容这句祝福在心头的分量——“我看到扎西德勒的风姿，以爱的速度，覆盖着我们的地球不漏掉每一寸土地。”

在这个关键词的回旋往复中，《雪山大地》如泣如诉道出生命的旋律——汉族干部“父亲”来到沁多草原的野马滩蹲点，调查走访牧民的生存状况，遇见沁多公社主任角巴德吉，角巴让牧人桑杰带着父亲去野马滩，就此开启了父亲与桑杰汉藏两个家族、两个民族的传奇。

草原、牧区，是杨志军作品醒目的底色。他深爱这片土地，甚至爱到有些敬畏。“草原疯狂地延伸着，用辽阔嘲笑着马蹄，似乎马永远走不出草原，马终究会累死在它的辽阔里。”不过，笔锋一转，“马蹄也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嘲笑着草原，似乎草原是不够踩踏的，踏着踏着就会踏没了”。

这呼应着杨志军对几组命题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畅销书《藏獒》之后，杨志军将目光投注回青藏高原旷天大野，深情回望父母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蜿蜒出建设新草原的曲折旅途。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蓬勃的民族精神，充盈在《雪山大地》字里行间。

分享会上，杨志军谈到他曾在西宁住过，那个小区里很多人几年前还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开着汽车到处跑的城里人。“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正脱离既往生存模式，加入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新市民行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从不断更新的环境中破土萌发，由此引发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巨变，而这正是写作的新契机。”

父辈如钻

杨志军的父亲曾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参与创办《青海日报》。怀着信念走向草原牧区，目的地便是不断迁徙的帐房。“他在那里学藏语、吃糌粑、记笔记，跟着牛羊翻越缓缓起伏的草山。他发现牧人的生活单纯而寂寞，孤独成了一切的属性，包括牧草与微风、太阳与月亮。”

杨志军毫不掩饰父辈对他的深刻影响，“正是有了父辈们不断扎根，才有了我，才有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更加彻底的归属感。”他打了个比方——“父辈们”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的象征，堪比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非风吹即散的灰土。

在他看来，父辈身上珍贵的不仅是开疆拓土的勇气，还闪耀着当下社会缺乏但非常需要的敬业心态和工匠精神。杨志军不会忘记，许多死于青藏高原的人是因为环境对生命的制约。但他感觉他们没有死去，“因为他们是在人心里播撒种子的人，是雪山大地上几乎所有事业的拓荒者。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创造了草原牧区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家公司、第一座城镇，他们培养起一代又一代民族人才，让现代观念植根于人们的脑海，捧着好日子的模样和未来的景象，希望愿意前行的人追寻到底”。

“这是面向辽阔大自然的厚重之作，也是作者数十年个人生命体验的积淀之作，更是向历史和父辈表达敬意的反思之作。”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杨志军的作品提供了特别的文本和艺术审美，《雪山大地》里令人感动的父亲母亲形象，源自杨志军才几岁时目睹父母对牧人的帮助，点滴善行在童年留下深深的印迹。“这是构成他写作这部小说最原始的冲动。”

感恩命运

在青海生活多年，杨志军格外精瘦，黝黑，在高原采风写作让他瘦削的侧脸尤其干练；不过记者注意到他粉色手机壳上的Q版卡通形象，似乎又隐藏着作家温情可爱的一面。这种辩证法也贯穿于他作品里不时冒出的哲思语言。

就像他对《雪山大地》的定义，这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命运如此强悍，凡人如置暴风眼。小说借“父亲”之口道出——“所有的偶然都带着命中注定的意味，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执拗的力量，点亮你，熄灭你，一辈子追随你，这还不够，还要影响你的所有亲友、所有后代。”但人的执念与发心，又暗暗与命运较着劲，哪怕是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也蕴含着峰回路转的转机。“生活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牧民的大爱大善，对雪山大地的信仰坚守，自有一种震撼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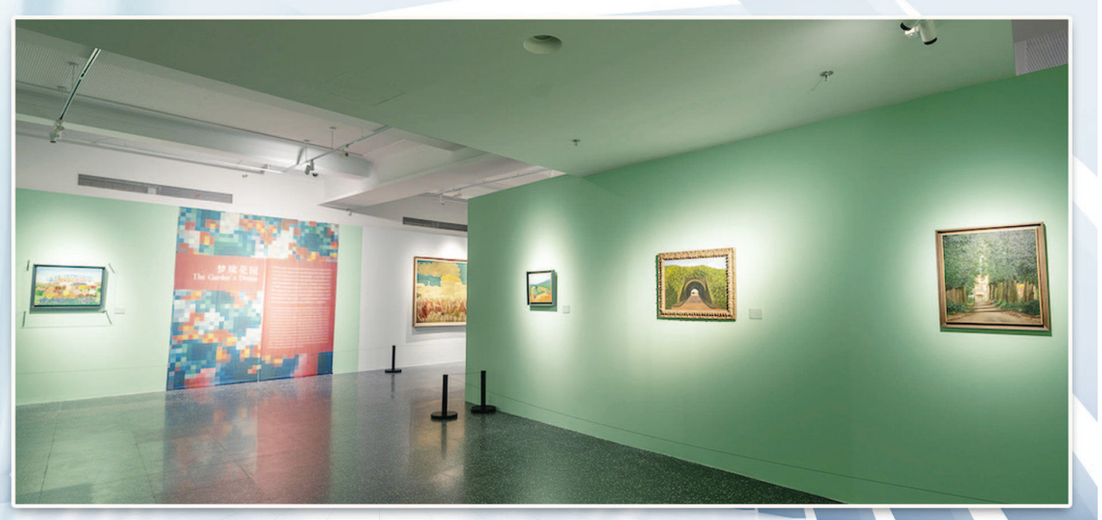
年轻时当《青海日报》记者，杨志军骑马穿行在草原牧区之间，与牧民在帐篷里同吃同住，有时要在广袤荒原骑马一整天，与牧民交流，寻找线索，种种鲜活细节化为笔下一个个生动故事。他坚信，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每次写作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我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点”。

看展热潮下，书展上一场关于艺术欣赏的讨论正当时——

“艺游未尽”是选择题更是思考题

▲《走吧，一起去看展》书影。（出版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白日梦——稚拙派艺术家的奇妙世界”展览现场。（展方供图）

■本报记者 范昕

为回应大众高涨的观展热情，东一美术馆宣布将“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展览延期至10月15日，久事美术馆宣布为稚拙派中国首展“白日梦——稚拙派艺术家的奇妙世界”增开夜场。看展在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已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然而很多人看展仅停留在走马观花或拍照打卡阶段。展览该怎么看？“艺游未尽”的观展体验该如何解锁？这些都关涉到展览如何能真正丰富大众的文艺生活、精神世界。

昨天下午，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沈奇岚与东一美术馆执行馆长谢定伟在上海书展主会场的专题对谈可谓正当时。“来上海看美展”近年来成了一块金字招牌——上海全年举办的各类艺术展览数量多达一两千个。看什么、怎么看，行家的讨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看什么：海量展览中的选择题有学问

“现在的展览太卷了！品质其实是参差不齐的。”谢定伟直言，这给看展的人们设置了选择的难题。那究竟什么样的展览值得看？看展品出处，是他教人们快速预判的绝招。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展览的展品来自于知名的，特别是国际知名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收藏机构或艺术家，那么展览的内容和品质都会得到相应的保障。谢定伟以浦东美术馆正在举办的“时间的轮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与传承”为例提醒道，大洋洲艺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但冲“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块金字招牌，能盲猜出这个展览值得信赖。“不说明展品来源的展览通常质量不会太高”，这些都是谢定伟特别给出的展览“避雷”指南。

对话绕不开的是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新近推出新书《走吧，一起去看展》，包括两位对谈嘉宾在内的创作者、策展人、美术馆从业者和艺术评论家等十来人联合创作，希望借此书为普通观众提供全方位的观展指南。怎样挑选适合自己的展览？主题、艺术家、展品、风格都符合自己的审美或兴趣，固然是值得考虑的重要方面，学者专家们也建议，不妨享受“意外的收获”。

艺术家墨白在书中提及，2016年她走进大英博物馆“沉没的城市”特展，意外为其以深海打捞为背景的沉浸式场景所震撼，以至于有点忽略了展品——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古埃及文物。此前她也曾凭画册对莫奈晚期过于浓烈、凌乱的作品兴致索然，然而当她在大阪的一个印象派画展上看到莫奈晚期画作真迹时，“心头突然涌上想哭的冲动”。“想跨过一般爱好者的门槛，画廊的展必须要看。”这是盛泺颖在书中支的招。在她看来，如果想知道圈内正在发生的最新潮的艺术实践，画廊是个好去处。画廊展览体量虽小，但数量多，更新频率高，作品更多元。每年多逛几圈画廊，会帮助你扩展看待当代艺术的视野，提高辨别力。并且，画廊里的展览通常是免费的。

怎么看：寻找“更合适的看展方式”

展览究竟该怎么看？在展签中寻找信息和故事，弄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固然值得鼓励；但直面作品及展览现场尽情感受，被认为格外重要。沈奇岚说道，看展的时候，不妨首先把自己的心灵打开，不评判，不抱先入之见，尽可能地在展览中去感受、去建立和作品的连接。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艺术管理专业出身的向琦认为，在展厅里，人们不仅观看艺术品本身，更像在充满各种物件与故事线的剧院，编排一出演给自己的大戏。观众可以自己决定每件展品的出场时间，走近去放大每一个细节，再退后去观看全貌；收入视线之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是展品、文本、陈列台、画框、灯光、声音，甚至是旁边的观众。

若是去看热门展，盛泺颖建议拉上一两位聊得来的好友一起去。在她看来，与身边人多交流观展感受，可能比每个人带着导览器听陌生人输出信息要有意思得多。无需担心自己说错，艺术本就没那么多对错，你的感受与思考通常更重要。

“看当代艺术展，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别人觉得索然无味，自己却看得津津有味。”沈奇岚说，这个时候不妨多看多体验。她认为，对任何人而言，没有“比较好的看展方式”，只有“更合适的看展方式”。一切外在的信息和专业意见，最后都是为了形成自己心头的感知，这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这其实也引人思考，人们为何需要去看展，看展的价值何在。或许恰如墨白提到的：看展，也许在看到的当下并没有帮助，但所见之物都会成为储藏和积累，帮助你打开视界和心灵。

◀郑体武译《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书影。

▶刘象愚译《尤利西斯》书影。

（均出版方供图）

全媒体时代，我们如何『读』文学『品』翻译

第二届『译文双年选』颁奖典礼暨主题沙龙举行

■本报记者 姜方

面对一本大部头外国名著，你是愿意翻开细读，还是选择直接刷一条五分钟快速解读的短视频？有了人工智能翻译软件后，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还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在昨天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第二届“译文双年选”主题沙龙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领衔的文坛译界“全明星”们，纷纷对当下翻译乃至经典阅读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予以高度关注。

大量文学经典被搬上银幕或荧屏，而全媒体时代“几分钟带您阅读XXX世界名著”之类的短视频，愈发让很多人难以耐下心来去细品译作中的文字。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翻译软件的广泛运用，不少年轻译者开始依赖科技产生的“便捷”与“效率”，大量“正确但平庸”的翻译遮蔽了译者个性化、充满灵气的译笔。面对全媒体和数字科技带来的种种变化，专家学者们认为更加需要为深度阅读和优秀翻译正名，正如李敬泽所言：每一个译本自有价值，因为就在这个译本上，汉语的锋刃，汉语新的可能性又得到一次磨砺，又得到了一次闪亮。

全媒体时代，文学翻译正面临不可逆的改变

这个时代，观看影视剧几乎已成为阅读经典的“平替”，而这“终究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语出惊人。大学开设的英美文学课程上，她建议学生阅读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令她哭笑不得的是，不少学生以看过同名电影而等同于“读过”原著。“有的学生看的是1995年BBC电视剧版，也行吧，至少这个影视改编版本还不赖。”以此自我安慰的毛尖言语间透着无奈。她直言，有时一些热门影视作品会引用莎士比亚《理查三世》《李尔王》的台词，还能“引领对此有兴趣的学生去读点莎翁原著，也算是好的现象”。

“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文学，指的是那些充分经典化、秩序化，有来路、有去处，一码一码白话文的文学。然而在短视频时代、多媒体的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已经变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敬泽认为经典的、传统的形式，可能有朝一日会变得面目全非。“怎么能够15分钟就讲完《红楼梦》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不仅15分钟能讲完，8分钟、5分钟也能讲完，这也不是我能接受的。”但他又觉得，“这里面可能包含着新的秩序结构，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需要这样的方式，当然现在的方式可能是粗糙的。”但是李敬泽相信并期待着，这个时代或下个时代里能出现“绝顶聪明的人”，“把当下这些散乱的、没有充分自觉性的形式，锤炼出一个属于全新的、有利的，甚至具有未来经典性的形式”。

文学翻译作品的接受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对于译者来说，因为人工智能翻译软件的发展，作品的翻译过程和效果也引发了业内的不同看法。“比如DeepL号称是全世界最准确的翻译工具，但是根据我的使用体验，通过软件翻译的句子往往正确但平庸而无趣，它在用词的选择上也非常机械化和单一，更别提对一些成语、习语的生动表达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南京编译中心主任陆大鹏表示，很多翻译工作者通过长时间的大量阅读和翻译，积累起对译文的鉴赏力，然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自己花力气翻译，而是选择“偷懒”、依赖翻译工具。“长此以往，译者将会丧失感知美好文字的慧眼，也许未来会出现大量通过软件翻译而来的平庸文字，这才是令人担心的。”

当下我们能从阅读经典文学翻译作品中获得什么

对中文写作者来说，文学翻译作品的学习必不可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说自己的写作动力“绝大部分要归功于翻译”，“我作为写作者，没有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翻译文学的阅读，这是不可想象的。”他对文学翻译作品不仅重视而且十分“讲究”，“阅读经典的外文小说，我认为最起码要看两个译本”。他尤其享受阅读不同译本的过程，“哪怕是遇到了一些构成障碍的地方，也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愉悦”。

毕飞宇以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为例，翻译界泰斗许渊冲先生的译本中有一句“面对小把戏的时候”，按照通常的理解，小把戏指一种手段。“根据语境，文中此处明明是在描写孩子，为什么要写小把戏呢？”在阅读时感到疑惑的毕飞宇，后来了解到许渊冲先生是江西人，“江西人把孩子说成小把戏，文中写‘面对小把戏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面对小孩子”。正是在许渊冲的这个译本里，毕飞宇感受到了中国方言的特别之处，“这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点，但又让我在刹那间获得了特别开心的阅读体验”。

毕飞宇的“讲究”，其实蕴藏了由经典作品重译版本之间比较阅读而产生的丰富意义。而在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德文系教授魏育青看来，“一种译本无法体现原著全部的角度，一个译者也不可能让译作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画作一样，完全铺平了呈现在大家眼前，而重译的意义就在这里”。魏育青以德国大文豪歌德创作的悲剧《浮士德》为例，郭沫若去世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没有其他公开的译本。“等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仅在上海就一下子出现了五六个《浮士德》的译本。如钱春绮的译本对《浮士德》复杂的诗体结构是亦步亦趋呈现的，而有的翻译家则是用散文体翻译的。”如果有心的读者能品读各种不同的译本，将有助于看清《浮士德》这部杰作的全貌。

“如果我家里挂着一幅画，我希望知道它是谁画的——来自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件机器。同样，当我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我希望它背后有一个确切的作者，如果是翻译作品，我希望背后也有一个确切的译者。”李敬泽毫不讳言，当下译者的水平确实有高有低。“水平低的时候，我心里会嘀咕，这译的啥？水平还不如我！水平高的时候，我会沉迷。”但无论译者水平如何，归根结底，译者和读者通过文学翻译作品，构建起了人与人的关系、心与心的联结，一种建立在文字之上甚至能够触及灵魂的情感体验。

昨天，沙龙上颁出了第二届“译文双年选”获奖作品。本届共有17部作品入围，语种包括英、法、日、俄、德、意等六种语言。长篇小说《海边》《尤利西斯》《血清素》《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诗集《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书信集《赫尔曼·黑塞与托马斯·曼书信集》《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1940—1971》，以及非虚构作品《寻味东西：扶霞美食随笔集》入围决选。最终，获奖作品为郑体武先生翻译的《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和刘象愚先生翻译的《尤利西斯》。

上海1927书局与四川熊猫书店“萌”互动

本报讯（记者**许旸**）四川成都的大熊猫也“来”上海了！随着上海书展开幕，萌萌国宝们乘着飘动的书香，与上海市民相遇。日前，“1927书局×熊猫书店：在四川北路遇见爱读鲁迅的轩小乐”，在上海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和成都熊猫书店中“双城双店”同步发布。

此次联动，两家书店内都各自设置了以对方元素为主题的图书文创展销专架。尤为引人瞩目的“花花”熊猫玩偶，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内亮相。喜欢熊猫的上海读者，足不出“沪”也能近距离感受“花花”的萌态可掬。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锐钯街75号的熊猫书店前不久刚开业，不仅收集了约200个品种1000余册熊猫相关书籍，还集合了国内外熊猫文创产品等近1000种文创好物，是此前风靡网络的“花花”玩偶设计生产方熊猫工厂的品牌授权店和线下体验店。同样作为一家特色主题书店，去年在内山书店旧址开业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也向熊猫书店输送了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发布会当天，一批精美的鲁迅主题文创产品同步在熊猫书店亮相。

发布会现场，上海评弹团带来的评弹开篇《我爱大熊猫》以及评话小故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与瞿秋白》演出，与现场连线四川熊猫书店的“话熊猫”主题评书节目相互呼应。发布会还向社会各界发布“鲁迅与熊猫”为主题的文创征集令，收集全国读者的奇思妙想，让两种文化元素碰撞出新颖独特的创意火花。

据悉，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与熊猫书店的特别合作将持续到今年9月底。上海书展期间，新华传媒连锁分会场有33场阅读活动等待读者参与。